

邂
逅
水
蛇
腰

汪曾祺

著

手绘彩插珍藏版

作品精选集

汪曾祺



水 邈

蛇。

汪曾祺

著

腰 逅

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邂逅·水蛇腰 / 汪曾祺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12

(汪曾祺作品精选集: 手绘彩插珍藏版; 4)

ISBN 978-7-5354-8334-8

I. ①邂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6943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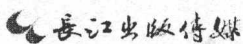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张远林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周 佳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8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19.875 插页: 7 页

版次: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80 千字

定价: 32.8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我读汪曾祺

汪曾祺被誉为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。这是很恰当的评语。

他身上士大夫精神的体现,在于儒道互补,水乳交融。儒家思想,在他那里不是治国平天下的轰轰烈烈,而是对有情人间的拥抱。孔子在他眼里,不是圣,而是“很有人情的人”“一个很有性格活生生的人”。他生活在人间烟火之中,对世俗生活保持浓烈的兴趣。

道家思想,在他是淡泊,是随缘任性,自得其乐。他对物质生活条件不在意,对生活中的坎坷坦然面对。在浮躁的世界里,他淡定得如一面映照万物的镜子。

无论环境怎样,他始终不忘品味生活。

无论世界怎样变迁,他始终怀着一颗温柔敦厚的慈悲之心,用悲悯的情怀观照着大千世界。

其人,其文,都融入了“士大夫”精神。

一、随遇而安,自得其乐

1920年3月5日,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。

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贡,八股文写得特别好,曾教过汪曾祺。若在清朝,依十三岁的汪曾祺的八股水平,是可中秀才的。父亲汪菊生,金石书画皆通,有名士之风。更重要的是,他会带着儿女到麦田里放风筝,捉蟋蟀,还会养鸟,有一颗童心。会和十几岁的汪曾祺对坐饮酒,并说“多年父

子成兄弟”，有平等尊重之心。

汪曾祺小学、初中都是在家乡读的。上学放学，一路所见是形形色色的铺子、手艺人、麦田，还有河水。这让他嗅到一种辛劳、笃实、轻甜、微苦的生活味道，还有自然的味道。

高中时期，日本人占领了江南，他随祖父在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，一待就是半年。此时陪伴他的只有两本书：《猎人笔记》和《沈从文小说选》。这两本书开启了汪曾祺一生的文学道路。

1939年，汪曾祺远离家乡，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，他是冲着沈从文、闻一多、朱自清的名气去的。西南联大先生们的风度，在他日后的回忆中将一一形诸笔端。在西南联大期间，他开始了文学创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汪曾祺在较长时期以当编辑为主，间或写戏，写散文。日子不疾不徐地流过，他却未曾以文闻名于世。

1958年，他被划成右派，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4年。一段时间里，他的任务是画马铃薯图谱，每天一个人独自对着各式各样的马铃薯，画了又画。画完后，他将马铃薯烤熟，吃了。这世界上，恐怕没有谁像他那样，吃了那么多种类的马铃薯。

1962年，汪曾祺调入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，指定进行样板戏的创作。

1980年，发表小说《受戒》、《大淖记事》，受到普遍赞誉，随后一发不可收。暗流在地下涌动，终有一天会喷薄而出。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，他是真正的大器晚成者。

随遇而安，自得其乐——汪曾祺一生，得益于此。如何在随遇而安中自得其乐呢？汪曾祺的做法是：主业读读杂书、写写杂文；副业写写字、画画、做做菜。

写作于他，不是苦差，是给人间送一点点小小的温暖。他说，文学应该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。关于他读杂书、写杂文，其子汪朗说得甚好：

父亲看杂书的习惯，早在上大学时就有了。他在聊天时说过，当

时西南联大中文系开的课,他是喜欢的上,不喜欢的就不怎么上。像闻一多先生、沈从文先生的课,他是听得很认真的。朱自清先生的课,有时就溜号,因为觉得朱先生上课一板一眼的,不太适应。他大学肄业后,生计无着,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推荐他给朱先生当助教,朱先生不干,说:“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,怎么给我当助教。”这下他可傻了眼。

老头儿虽然是搞文学创作的,但是家里像样的文学书却很少。“文革”之前,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。别说什么孤本善本,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外名著、大师文集,都和他嘴里的牙一样,残缺不全。他曾说过,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鲁迅、沈从文和废名,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。可是家里的《鲁迅全集》只有第一卷,沈从文的书只有195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选集,废名的作品集则一本没有。

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书,但老头儿书却读了不少。他在剧团的同事说,团里资料室的书都让他翻遍了。他在剧团宿舍的床头有一个凳子,上面摆满了书,睡前总要翻翻。他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:“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吴其濬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及其长编。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。你说过‘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’,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?对于文章,我寄希望于科学家,不寄希望于文学家。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。”当时正是“文革”时期,很少有像样的书可看,但老头儿并没有闲着,但凡觉得有些意思的书刊,都要拿来翻翻……

老头儿书看得杂,懂得的东西也多,文章内容自然也杂。

他不是书法家,但是谈过对书法作品的印象。他不是专业画家,也写过关于中国画的文章。

他还写过一本《释迦牟尼传》,里面有大段大段韵文,据他说是参照佛教经典风格写的。父亲去世后,他的小同乡王干对我说,老头

儿以前应该读过佛经，因为他的文章中涉及佛教的用语都十分精确。这些我们确实不清楚，因为只见他写过《受戒》，却从来没见过他读过一部佛经。

老头儿的文章中，有许多是写吃喝的，他还编过一本《知味集》，收录了几十个文人谈吃的文章。他和我说过，这本书只有王世襄先生和李一氓先生的文章最好，一是真懂吃，二是会写。王先生一生坎坷，但对于生活始终持乐观态度。李一氓是老革命，又是文人，他在文章中写了不少当年在缺吃少喝的情况下如何改善伙食的故事，让人知道革命者其实也很懂生活。老头儿很赞同他们的人生态度，无论环境怎样，都不忘品味生活。

写字画画，于他是遣兴而已。他说：“人活着，就得有点兴致。……一时兴起，便裁出一张宣纸，随意画两笔。所画多是‘芳春’——对生活的喜悦。”他的画有花鸟，也有白菜萝卜，幅幅都汪着他对生活的喜悦与感恩。

做菜，是他对烟火人间的情有独钟。他说：“到了一个新地方，有人爱逛百货公司，有人爱逛书店，我宁可去逛逛菜市。看看生鸡活鸭、新鲜水灵的瓜菜，彤红的辣椒，热热闹闹，挨挨挤挤，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”

他，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。

二、一种调子，一种温度

汪曾祺曾说：“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，而是和谐。”他的散文和小说都贯穿着这种调子。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使日常生活审美化，于寻常生活中发现生之欢悦与诗意。

大江东去有大江东去的美，小桥流水有小桥流水的美。不在于写什么，而在于什么触动了你，什么是你能驾驭掌控的，什么能让你怀着一颗

虔敬的心，真诚地去表现体味它。如果你不适宜做关东大汉，执铁板铜琶高唱大江东去，你也可做十七八岁女郎，执红牙板，唱杨柳岸晓风残月。

他的散文，“记人事，写风景，谈文化，述掌故，兼及草木鱼虫、瓜果食物，皆有情致。间作小考证，亦可喜，娓娓而谈，态度亲切，不矜持作态。”

他爱自然界里的一草一木，花鸟虫鱼。用一颗孩子般的心，写人间草木，写花园，写茶花、腊梅花、昆明的花、北京的秋花，写葡萄月令，写昆虫备忘录。

他爱世间美好的风景。从大地到坝上，从泰山到天山，从钓鱼台到索溪峪，都安静地躺在他的文字中。

他爱瓜果美食。人间五味，四方食事，在他的笔下淋漓呈现。故乡的野菜，故乡的食物让他想念。家常酒菜亦让他欢喜，肉食者不鄙，鱼我所欲也。

他喜欢喝酒。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，他曾经喝得烂醉睡在街头。下酒菜倒不讲究，家乡的煮毛豆荚、咸菜烧鲫鱼、熏烧肉、茶叶蛋、家常豆腐、炒花生等都很投口。

他喜欢喝茶。青茶、绿茶、花茶、红茶、沱茶、乌龙茶，甚至是湖南用茶叶、老姜、芝麻、米、盐放在一起擂成的“擂茶”，他都懂得。

他爱着这个世间的人。在他的散文中，有西南联大的那一批大先生沈从文、朱自清、闻一多、金岳霖、陈寅恪，有性格各异的退休老头、秉性不同的大妈、风马牛不相及的傻子、孩子和手艺人。

他的小说，所写的几乎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，这些小人物的悲欢，小人物的生活，小人物的故事，构成了他笔下一幅幅充满人文风情的风俗画。

他说：“我写的是美，是健康的人性。美，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。”他用一颗悲悯而温暖的心，对待他笔下的每一个不完美却健康的人，这是他不变的温度。

他说：“我对笔下的人物是充满同情的。我的小说有一些是写市民

的,我从小生活在一条街道上,接触的便是这些小人物。但我并不鄙薄他们,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、善良的品行。于是我写了淡泊一生的钓鱼的医生,‘涸辙之鲋,相濡以沫’的岁寒三友。我写的人物,有一些是可笑的,但是连这些可笑之处也是值得同情的,我对他们的嘲笑不能过于尖刻……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,可以使人得到安慰,得到温暖。”

他小说中的每个人物,其实你都无法用道德标准去评判。他们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人,就站在你的面前,带着体温,带着呼吸,与你对坐,细数昨日的风尘、今日的欢欣、明日的希望。在他们的悲喜和情感中,你会不由自主地融入自己的呼吸与情感。

那些真正打动你的东西,恰恰是你借由作家的笔看到了你自己。

三、春初新韭,秋末晚菘

“春初新韭,秋末晚菘”,是汪曾祺用来评价自己散文的。

其散文和小说,叙述、语言、结构都显得自然、清简、质朴。深得自然之旨,自然之美,自然之馥郁。

他说:“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,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,对画,对文学,都如此。”他的清淡疏朗的风格,体现在其散文和小说中,有一个共通之处:以平淡、含蓄而有节制的叙述,代替滥情、夸饰的矫情。

汪曾祺的散文于平淡含蓄中流溢着一种雅韵,一种隽永的天真。

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。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。真是乱。

乱红成阵。乱成一团。……这种大黑蜂分量很重。它一落在一朵花上,抱住了花须,这一穗花就叫它压得沉了下来。它起翅飞去,花穗才挣回原处,还得哆嗦两下。

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,宁静、幸福,而慵懒。

十月，我们有别的农活。我们要去割稻子。葡萄，你愿意怎么长，就怎么长着吧。

过几天荷叶长大了，冒出花骨朵了。荷花开了，露出嫩黄的小莲蓬，很多很多花蕊。清香清香的。荷花好像说：“我开了。”

啄木鸟追逐着雌鸟，红胸脯发出无声的喊叫，它们一翅飞出树林，落在湖边的柳梢。

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孩子，一声大叫。

啄木鸟吃了一惊，他身边已经没有雌鸟。不一会树林里传出啄木的声音，他已经忘记了刚才的烦恼。

很难想象这般如水样温软干净、天真隽永的文字是怎样写出来的，什么样的人才写得出。

他说：“我非常重视语言，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。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，本身便是内容。”

汪曾祺的语言，独具韵味。“其文字比他的老师沈从文公更白，更现代，更畅达，但同样的，有着从几千年传统和从自己个性里生发出来的文字神韵。汪先生的文字魅力，于当时，于现在，我以为尚无出其右者。他的白话之白，是非常讲究的白，行云流水的白，有着真正的文字的贵气，常人可追他的白，却追不及他的贵气。”有人说他的语言，拆开来每一句话都是平平常常的，放在一起，就有了味道。

他说：“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‘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’，大致差不离。”

这种抒情性让他的散文和小说，没有苦心经营的叙事结构，没有玄奥宏大的题旨。一切，根据自己的情感意绪和行文内在的节奏和气韵所需，自然成文。

他的散文，结构如行云流水，深得自然之旨。虽无意求工却有一种天然的美。苏东坡说：“吾文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而出，在平地滔滔汨汨，虽一日千里无难。及其与山石曲折、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，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，如是而已矣。”汪文类似。他记人事，写风景，述掌故，草木虫鱼，瓜果食物，皆信手拈来，娓娓道来，如话家常。一切虚饰、造作、矫情，都是他所摒弃的。

他的小说，带有浓浓的散文化特色。不注重情节，不注重故事，注重意境，注重情感和意绪，注重内在的气韵，结构自然得没有丝毫人为的章法与痕迹。有人曾说，他的小说就是一篇篇抻长了的散文，是诗化小说，有一定的道理。



目录

复 仇 / 001

庙与僧 / 009

老 鲁 / 014

磨 灭 / 027

职 业 / 032

绿 猫 / 035

三叶虫与剑兰花 / 051

鸡鸭名家 / 059

落 魄 / 072

戴车匠 / 082

囚 犯 / 090

艺术家 / 096

邂 逅 / 103

异 秉 / 111

羊舍一夕 / 120

王 全 / 143

看 水 / 155

迟开的玫瑰或胡闹 / 164

捡烂纸的老头 / 172

小 芳 / 174

牛 飞 / 182

虎二题 / 184

护 秋 / 190

小姨娘 / 193

忧郁症 / 198

子孙万代 / 203
仁 慧 / 207
卖眼镜的宝应人 / 211
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/ 215
要 账 / 219
祁茂顺 / 222
兽 医 / 225
莱生小爷 / 228
钓鱼巷 / 232
水蛇腰 / 236
熟 藕 / 238
薛大娘 / 241
窥 浴 / 245
关老爷 / 248
小嬢嬢 / 252
合 锦 / 256
可有可无的人 / 260
百蝶图 / 263
不 朽 / 268
吃 饭 / 272
礼俗大全 / 277
侯银匠 / 283
熟 人 / 287
唐门三杰 / 288
死 了 / 293
当代野人系列三篇 / 295
抽象的杠杆定律 / 302



复仇

复仇者不折镞干。虽有忮心，不怨飘瓦。

——庄子

一支素烛，半罐野蜂蜜。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。蜜在罐里，他坐在榻上。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，浓，稠。他嗓子里并不泛出酸味。他的胃口很好。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回。一生，一生该是多久呀？我这是一生了么？没有关系，这是个很普遍的口头语。谁都说：“我这一生……”就像那和尚吧，——和尚一定是常常吃这种野蜂蜜。他的眼睛眯了眯，因为烛火跳，跳着一堆影子。他笑了一下：他心里对和尚有了一个称呼，“蜂蜜和尚”。这也难怪，因为蜂蜜、和尚，后面隐了“一生”两个字。明天辞行的时候，我当真叫他一声，他会怎么样呢？和尚倒有了一个称呼了。我呢？他会称呼我什么？该不是“宝剑客人”吧（他看到和尚一眼就看到他的剑）。这蜂蜜——他想起来的时候一路听见蜜蜂叫。是的，有蜜蜂。蜜蜂真不少（叫得一座山都浮动了起来）。现在，残余的声音还在他的耳朵里。从这里开始了我今天的晚上，而明天又从这里接连下去。人生真是说不清。他忽然觉得这是秋天，从蜜蜂的声音里。从声音里他感到一身轻爽。不错，普天下此刻写满了一个“秋”。他想象和尚去找蜂蜜。一大片山花。和尚站在一片花的前面，实在是好看极了，和尚摘花。大殿上的铜钵里有花，开得真好，冉冉的，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。他喜欢这个和尚。

和尚出去了。单举着一只手，后退了几步，既不拘礼，又似有情。和尚你一定是自自然然地行了无数次这样的礼了。和尚放下蜡烛，说了几句话，不外是庙宇偏僻，没有什么可以招待；山高，风大气候凉，早早安息。



和尚不说,他也听见。和尚说了,他可没有听。他尽着看这和尚。他起身为礼,和尚飘然而去。双袖飘飘,像一只大蝴蝶。

他在心里画不出和尚的样子。他想和尚如果不是把头剃光,他该有一头多好的白发。一头亮亮的白发在他的心里闪耀着。

白发的和尚呀。

他是想起了他的白了发的母亲。

山里的夜来得真快!日入群动息,真是静极了。他一路走来,就觉得一片安静。可是山里和路上迥然不同。他走进小山村,小蒙舍里有孩子读书声,马的铃铛,连枷敲在豆秸上。小路上的新牛粪散发热气,白云从草垛边缓缓移过,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穿着一件银红色的衫子……可是原来描写着静的,现在全表示着动。他甚至想过自己作一个货郎来给这个山村添加一点声音的,这一会可不能在这万山之间拨浪浪摇他的小鼓。

货郎的拨浪鼓在小石桥前摇,那是他的家。他知道,他想的是他的母亲。而投在母亲的线条里着了色的忽然又是他的妹妹。我真愿意有这么一个妹妹,像他在这个山村里刚才见到的。穿着银红色的衫子,在门前井边打水。青石的井栏。井边一架小红花。她想摘一朵,听见母亲纺车声音,觉得该回家了,天不早了,就说:“我明天一早来摘你。你在那儿,我记得!”她可以给旅行人指路:“山上有个庙,庙里和尚好,你可以去借宿。”小姑娘和旅行人都走了,剩下一口井。他们走了一会,井栏上的余滴还丁丁冬冬地落回井里。村边的大乌柏树黑黑的。夜开始向它合过来。磨麦子的石碾呼呼的声音停止在一点上。

想起这个妹妹时,他母亲是一头乌青的头发。他多愿意摘一朵红花给母亲戴上。可是他从来没见过母亲戴过一朵花。就是这一朵没有戴上的花决定了他的命运。

母亲呀,我没有看见你的老。

于是他的母亲有一副年轻的眉眼而戴了一头白发。多少年来这一头白发在他心里亮。

我真愿意有那么一个妹妹。

可是他没有妹妹,他没有!

他的现在,母亲的过去。母亲在时间里停留。她还是那样年轻,就像

那个摘花的小姑娘，像他的妹妹。他可是老多了，他的脸上刻了很多岁月。

他在相似的风景里做了不同的人物。风景不殊，他改变风景多少？现在他在山上，在许多山里的一座小庙里，许多小庙里的一个小小的禅房里。

多少日子以来，他向上，又向上；升高，降低一点，又升得更高。他爬的山太多了。山越来越高，山头 and 山头挤得越来越紧。路越来越小，也越来越模糊。他仿佛看到自己，一个小小的人，向前倾侧着身体，一步一步，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。低头，又抬头。看看天，又看看路。路像一条长线，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。云过来，他在影子里；云过去，他亮了。他的衣裾上沾了蒲公英的绒絮，他带它们到远方去。有时一开眼，一只鹰横掠过他的视野。山把所有的变化都留在身上，于是显得亘古不变。他想：山呀，你们走得越来越快，我可是只能一个劲地这样走。及至走进那个村子，他向上一看，决定上山借宿一宵，明天该折回去了。这是一条线的尽头了，再往前没有路了。

他阖了一会眼。他几乎睡着了，几乎做了一个梦。青苔的气味，干草的气味。风化的石头在他的身下酥裂，发出声音，且发出气味。小草的叶子窸窣弹了一下，蹦出了一个蚱蜢。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鸟毛，近了，更近了，终于为一根枸杞截住。他断定这是一根黑色的。一块卵石从山顶滚下去，滚下去，滚下去，落进山下的深潭里。从极低的地方传来一声牛鸣。反刍的声音（牛的下巴磨动，淡红色的舌头），升上来，为一阵风卷走了。虫蛀着老楝树，一片叶子尝到了苦味，它打了一个寒噤。一个松球裂开了，寒气伸入了鳞瓣。鱼呀，活在水多高的水里，你还不睡？再见，青苔的阴湿；再见，干草的松软；再见，你硌在胛骨下抵出一块酸的石头。老和尚敲磬。现在，旅行人要睡了，放松他的眉头，散开嘴边的纹，解开脸上的结，让肩膊平摊，腿脚舒展。

烛火什么时候灭了。是他吹熄的？

他包在无边的夜的中心，像一枚果仁包在果核里。

老和尚敲着磬。

水上的梦是漂浮的。山里的梦挣扎着飞出去。



他梦见他对着一面壁直的黑暗，他自己也变细，变长。他想超出黑暗，可是黑暗无穷的高，看也看不尽的高呀。他转了一个方向，还是这样。再转，一样。再转，一样。一样，一样，一样是壁直而平，黑暗。他累了，像一根长线似的落在地上。“你软一点，圆一点嘛！”于是黑暗成了一朵莲花。他在莲花的一层又一层瓣子里。他多小呀，他找不到自己了。他贴着黑的莲花作了一次周游。丁——莲花上出现一颗星，淡绿的，如磷火，旋起旋灭。余光霭霭，归于寂无。丁——又一声。

那是和尚在做晚课，一声一声敲他的磬。他追随，又等待，看看到底多久敲一次。渐渐地，和尚那里敲一声，他心里也敲一声，不前不后，自然应节。“这会儿我若是有一口磬，我也是个和尚”。佛殿上一盏像是就要熄灭，永不熄灭的灯。冉冉的，钵里的花。一炷香，香烟袅袅，渐渐散失。可是香气透入了一切，无往不在。他很想去看看和尚。

和尚，你想必不寂寞？

客人，你说的寂寞的意思是疲倦？你也许还不疲倦？

客人的手轻轻地触到自己的剑。这口剑，他天天握着，总觉得有一分生疏；到他好像忘了它的时候，方知道是如何之亲切。剑呀，不是你属于我，我其实是属于你的。和尚，你敲磬，谁也不能把你的磬的声音收集起来吧？你的禅房里住过多少客人？我在这里过了我的一夜。我过了各色的夜。我这一夜算在所有的夜的里面，还是把它当作各种夜之外的一个夜呢？好了，太阳一出，就是白天。明天我要走。

太阳晒着港口，把盐味敷到坞边的杨树的叶片上。海是绿的，腥的。

一只不知名的大果子，有头颅那样大，正在腐烂。

贝壳在沙粒里逐渐变成石灰。

浪花的白沫上飞着一只鸟，仅仅一只。太阳落下去了。

黄昏的光映在多少人的额头上，在他们的额头上涂了一半金。

多少人逼向三角洲的尖端。又转身，分散。

人看远处如烟。

自在烟里，看帆船远去。

来了一船瓜，一船颜色和欲望。

一船是石头，比赛着棱角。也许——